

卷三十七

附錄二 世德記

卷三十六

附錄七 世德記附錄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十三冊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七

附錄六 世德紀

傳

王性常先生傳

張壹民撰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願聞姓字道士曰吾終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為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邱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劉伯溫竟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感悅咸叩首服罪威信大張回至增城遇海寇曹真驍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為師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賊為壇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亦罵

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旁哭罵求死賊欲并殺之其酋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祀所錄用彥達彥達痛父以忠死躬耕養母簾衣惡食終身不仕性常之歿彥達時年十六云

遜石先生傳

祭酒胡儼撰

翁姓王氏諱與準字公度浙之餘姚人晉右軍將軍羲之之裔也父彥達有隱操祖廣東參議性常以忠死難朝廷旌錄彥達而彥達痛父之死終身不仕悉取其先世所遺書付翁曰但毋廢先業而已不以仕進望爾也翁閉門力學盡讀所遺書鄉里後進或來從學者輒辭曰吾無師承不足相授因去從四明趙先生學易趙先生奇其志節妻以族妹而勸之仕翁曰昨聞先生遜世無悶之誨與準請終身事斯語矣趙先生媿謝之先世嘗得筮書於異人翁暇試取而究其術為人筮無不奇中遠近輻輳縣令亦遣人來邀筮後益數數日或二三至翁厭苦之取其書對使者焚之曰王與準不能為術士終日奔走公門談禍福令大銜之翁因逃入四明山石室中不歸者年餘時朝廷督有司訪求遺逸甚嚴部使者至縣欲起翁令因言曰王與準以其先世嘗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使者怒拘翁三子使人督押入山求之翁聞益深遜墜崖傷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見翁創甚且視其言貌坦直無他翁

亦備言其焚書逃匿之故使者悟始釋翁見翁次子世傑之賢因謂翁曰足下不仕終恐及罪
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遂補世傑邑庠弟子員而翁竟以足疾得免翁謂人曰吾非惡富貴
而樂貧賤顧吾命甚薄且先人之志不忍渝也又曰吾非傷於石將不能遂棲遯之計石有德
於吾不敢忘也因自號遯石翁云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十言嘗筮居祕圖湖陰遇
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
至是翁沒且十年而世傑以名儒宿學膺貢來遊南雍大司成陳公一見待以友禮使毋就弟
子列命六堂之上咸師資之儼泰與同舍受世傑教益為最多而相知為最深因得備聞翁之
隱德乃私為志之若此昔人有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王氏自漢吉祥至祥覽皆以令德孝友
垂裕江左聯綿數百祀門第之盛天下莫敢望中微百餘年天道未為無意也元末時其先世
嘗遇異人謂其後必有名世者出而翁亦嘗再世而興之筮今世傑於翁亦再世矣况世傑之
道真足以弘濟天下而能澹然爵祿不入其心古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者吾誠於世傑見之異時求當天下之大任者非世傑而誰乎則異人之言與翁之筮於是始
可驗矣

槐里先生傳

編修戚瀾撰

先生姓王名傑字世傑居祕圖湖之後其先世嘗植三槐於門自號槐里子學者因稱曰槐里

先生始祖為晉右將軍羲之曾祖綱性常與其弟秉常敬常俱以文學顯名國初而性常以廣東參議死於苗之難祖祕湖漁隱彥達父遯石翁與準皆以德學為世隱儒先生自為童子即有志聖賢之學年十四盡通四書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說時朝廷方督有司求遺逸部使者聞遯石翁之名及門迫起之不可得見先生奇焉謂遯石翁曰足下不屑就罪且及身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乃遣先生備邑庠弟子員時教諭程晶負才倨傲奴視諸生見先生輒敬服語人曰此今之黃叔度也歲當大比邑有司首以先生應薦比入試衆皆散髮袒衣先生歎曰吾寧曳履衡門矣遂歸不復應試宣德間詔中外舉異才堪風憲者破常調任使之時先生次當貢邑令黃維雅重先生為之具行李戒僕從強之應詔先生固以親老辭乃讓其友汪生叔昂既而遯石翁歿又當貢復以母老辭讓其友李生文昭而躬耕受徒以養其母饗殯不繼休如也母且歿謂先生曰爾貧日益甚吾死爾必仕毋忘吾言已終喪先生乃應貢入南雍祭酒陳公敬宗聞先生至待以友禮使母就弟子列明年薦先生於朝未報而先生歿先生儀觀玉立秀目修髯望之以為神人無賢愚戚疏皆知敬而愛之言行一以古聖賢為法嘗謂其門人曰學者能見得曾點意思將灑然無入而不自得爵祿之無動於中不足言也先生與先君冷川先生友先君每稱先生所著易春秋說周禮考正以為近世儒者皆所不及與人論人物必以先生為稱首瀾時為童子竊志之然從先君宦遊於外無因及門也今茲之歸先生歿已久矣就其家求所著述僅存槐里雜稿數卷而所謂易春秋說周禮考正者則先生之

歿於南雍其二子皆不在侍為其同舍生所取已盡亡之矣嗚呼惜哉先君幼時嘗聞鄉父老相傳謂王氏自東晉來盛江左中微且百數年元時有隱士善筮者與其先世遊嘗言其後當有大儒名世者出意其在先生而先生亦竟不及用豈尚在其子孫耶

竹軒先生傳

布政魏瀚撰

先生名倫字天叙以字行性愛竹所居軒外環植之日嘯咏其間視紛華勢利泊如也客有造竹所者輒指告之曰此吾直諒多聞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學者因稱曰竹軒先生早承厥考槐里先生庭訓德業夙成甫冠浙東西大家爭延聘為子弟師凡及門經指授者德業率多可觀槐里先生蚤世環堵蕭然所遺惟書史數篋先生每啟篋輒揮涕曰此吾先世之所殖也我後人不殖則將落矣乃窮年口誦心維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觀儀禮左氏傳司馬遷史雅善鼓琴每風月清朗則焚香操弄數曲弄罷復歌古詩詞而使子弟和之識者謂其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無不及焉居貧躬授徒以養母母性素嚴重而於外家諸孤弟妹憐愛甚切至先生每先意承志解衣推食惟恐弗及而於妻孥之寒餒弗遑恤焉弟榮幼孤為母所鍾愛先生少則教之於家塾長則挈之遊江湖有無欣戚罔不與居逮子華官翰林請於朝分祿以為先生養先生復推其半以贍弟鄉人有其豆相煎者聞先生風多愧悔更為敦睦之行先生容貌環偉細目美髯與人交際和樂之氣藹然可掬而對門人弟子則矩範嚴肅凜乎不可

犯為文章好簡古而厭浮靡賦詩援筆立就若不介意而亦未嘗逸於法律之外所著有竹軒稿及江湖雜稿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與先君菊莊翁訂盟吟社有莫逆好瀚自致政歸每月旦亦獲陪先生杖履遊且辱知於先生仲子龍山學士學士之子守仁又與吾兒朝端同舉於鄉累世通家知先生之深者固莫如瀚因節其行之大者於此以備大史氏之採擇焉

海石先生墓誌銘

大學士楊一清撰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羣盜發數千艘而東遠近震動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鄰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王公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既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為民望 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為 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敵即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為備禁訛言勿令動搖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眾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東下將趨南都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大恐急旋舟伯安帥吉安知府今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賊兵風靡遂擒濠并其黨與數千人獻俘於 闕嗚呼自古奸雄構亂雖有忠臣義士必假以歲月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臨不測之淵呼吸之間地方大定公間變從容羣囂服感屹然不為動伯安得直前徇 國不嬰懷回顧以成

懋績公之雅量伯安之忠義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是武廟南巡權奸妒功構飛語陷伯安跡甚危衆慮禍且及家公寂若無聞辛巳今皇帝入嗣大統始下詔表揚伯安之功召

還京師因得便道歸省尋論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

伯又以廷推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勲階爵邑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為壽公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以汝為死矣而不死以為事難猝平而平之然此仗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比讒構橫行禍機四

發賴武廟英明保全今

國是既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伯安跪曰謹受教公自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歲暮舊疾作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日終于正寢得年七十有七未屬續時使者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尚能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急出迎既成禮偃然而逝計聞上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伯安偕諸弟卜以卒之明年秋八月某日

葬公郡東天柱峯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江請子銘公墓子曩官外制官太常接公班行不鄙謂予以知言見待予遷南京太常辱贈以文公校文南畿道舊故甚洽正德丁卯取嫉權奸歸致仕子亦避讒構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內室慰語久之伯安又予掌銓時首引置曹屬號知已公銘當予屬願以江西之變關繫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按公門人國子司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叙之曰公姓王氏諱華字德輝號實菴晚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

者稱為龍山先生。上世自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又自山陰徙餘姚。四世祖諱性。常有文武才。廣國初為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參議。峒苗為亂。死之高祖諱彥達。號祕湖漁隱。年十六喪父。屍自苗壤歸。墓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人稱孝子。曾祖諱與準。號遜石翁。學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謂其子曰。吾後再世其興。興其久乎。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為太學生。卒。父諱天叙。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與槐里公俱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今以伯安功俱追封。新建伯祖妣孟氏。封淑人。妣岑氏。累封太淑人。進封太夫人。公生正統丙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孝。吾與若祖乃於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以今名。名長兄以榮。名符夢也。公生而警敏。始能言。槐里公口授以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讀書過目不忘。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去。遺其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視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邪。為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錠為謝。卻不受。年十一從里師授業。日異而月不同。歲終里師無所施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書龍泉山寺。寺故有妖物為祟。解傷人。寺僧復張皇其事。諸生皆喪氣走歸。公獨留居。妖亦寢滅。僧以為異。假妖勢恐且試之。百方不色。動僧謝曰。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弱冠提學張公時敏試其文。與少傅木齋謝先生相甲乙。並以狀元及第。奇之名。遂起故家世族。爭禮聘為子弟師。浙江方伯祁陽甯君良擇師與張公。張公曰。必欲學行兼優。無如王某者。甯親造其館。賓禮之。請為子師。延至祁陽湖湘之士聞而來從者。

踵相接居甯之梅莊別墅中積書數千卷日夕誦誦其間學益進祁俗好妓飲公峻絕之三年如一日祁士有化服者歸連舉不利成化庚子發解浙江第二人明年辛丑 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甲辰充廷試彌封官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申與修憲廟實錄充經筵官己酉滿九載以竹軒公憂去癸丑服闋遷右春坊右諭德丙辰命為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公 講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每以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佞邪為勸 孝廟嘉納焉內侍李廣方貴幸嘗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眾以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頸吐舌 上樂聞之不厭罷講 遣中官賜尚食 皇太子出閣 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卿多薦公自是日侍東宮講讀 眷賜加隆戊午 命主順天鄉試辛酉再主鄉試應天得士為多壬戌遷翰林院學士食從四品祿 命授庶吉士業修大明會典為纂修官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編纂通鑑纂要是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 武廟嗣位遣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以岑太夫人年高乞歸便養不允明年改元丙寅瑾賊竊柄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為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之幾斃 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為微時所聞名士意稍解冀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尚書猶以舊故慰言冀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既歸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焉能免我何忍訐吾友後伯安復官京師聞士夫論

及此將疏辨於 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邢公性至孝初竹軒公病報至當道以不受當遷官宜出受新命公卧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為踰月計始至慟絕幾喪生襄彝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羣至不為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比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為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須去側太夫人卒塊苫擗踊過毀致疾及葬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祿食贏餘恒與共之視其子若已出氣質醇厚坦坦自信不立邊幅議論風生由衷而發廣廷之論入對妻孥無異語人有片善亟稱之有急惻然赴之至人有過惡則盡言規斤不少回曲坐是多遭嫉忌然人諒其無他則亦無深怨之者識宏而守固百務紛沓應之如流至臨危疑震蕩衆披靡惶惑獨卓立毅然不為變若是蓋有人不及知者矣公之學一出於正書非正不讀客有以仙家長生之術來說者則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長生奚為儉素自持貨利得喪不屑為意樓居厄於火貲積一空親朋來救焚者歛語如常為詩文取達意不以雕刻為工而自合程度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藏于家初配贈夫人鄭氏淵靜孝慈與公起微寒同貧苦躬紡績以奉舅姑既貴恭儉不衰壽四十一先公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男四長即伯安守仁名別號陽明子其學邃於理性中外士爭師之稱陽明先生次守儉太學生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女一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初鄭夫人祔葬穴湖已而改殯郡南石泉山石泉近有水患乃卜今地葬公云惟古賢人君子未過之

時每以天下國家為已任出而登仕其所遭際不同而其志有遂有不遂非人之所能為也公少負奇氣壯強志存用世顧其職業恒在文字間而未能達之於政際遇 孝宗講筵啟沃聖心簡在柄用有期不幸 龍馭上賓弗究厥用晚登八座旋見沮於權奸偃蹇而歸豈非天哉然有子如伯安所建立宏偉卓犖凡公之所欲為喋而不得施用者皆於其子之身而顯施大發之公又親及見之較之峻登大受既久且專而泯然無聞於世者其高下榮辱宜何如也王氏之先有植槐於庭陰後三公者邇石翁大有之占其類是乎銘曰

孰不有母孰如公母壽七十之叟僂僂拜舞百歲而終歸得其所孰不有子公子天下士賈其忠勤以事其事不有其身惟徇之義是子是父允文允武勲在冊府 帝錫之爵土其生不負而沒不朽銘以要諸久

海日先生行狀

國子司業門人陸深撰

先生姓王氏諱華字德輝別號寶菴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又稱為龍山先生其先出自晉光祿大夫覽之曾孫右軍將軍羲之由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後二十三代孫迪功壽又自山陰徙餘姚至先生之四世祖廣東泰議性常又五世矣泰議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嘗造焉泰議謂曰子真王佐才然異時勿累老夫則善矣伯溫既貴遂薦以為兵部郎中擢廣東泰議

卒死於苗難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漁隱年十六自苗中畏父尸歸葬朝夕哭墓下痛父以忠死麓夜惡食終身不仕鄉里以孝稱之曾祖諱與準號遯石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十言居秘湖陰嘗筮得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爾雖不及顯身沒亦與有焉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為太學生卒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孟氏贈淑人父諱天叙別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贈禮部右侍郎妣岑氏封太淑人正統丙寅九月甲午先生生先夕孟淑人夢其姑趙抱一童子緋衣玉帶授之曰新婦平日事吾孝今孫婦事汝亦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子孫世世榮華無替故先生生而以今名名先生之長兄半岩先生以榮名夢故也先生生而警敏絕人始能言槐里先生抱弄之因口授以古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使讀書過目不忘六歲時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遺其所提囊而去取視之數十金也先生度其人酒醒必復來恐人持去投水中坐守之有頃其人果號泣而至先生迎謂曰求爾金邪為指其處其人喜躍以一金謝先生笑卻之曰不取爾數十金乃取爾一金乎客且慚且謝隨至先生家無少長咸遍拜而去岑太夫人嘗績窗下先生從旁坐讀書時邑中迎春里兒皆競呼出觀先生獨安讀書不輟太夫人謂曰若亦暫往觀乎先生曰大人誤矣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誤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請習文數月之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公嘆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從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先生據案

朗誦若無賭錢奇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即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奈何先生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為若誦書不輟彼亦便奈何責也錢因語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嘗與親朋數人讀書龍泉山寺寺舊有妖為祟數人者皆富家子素豪俠自負莫之信又多侵侮寺僧僧甚苦之信宿妖作數人果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眾皆失氣狼狽走歸先生獨留居如常妖亦遂止僧咸以為異每夜分輒眾登屋號笑或瓦石撼卧榻或乘風雷雨雷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先生方正襟危坐神氣自若輒又私相嘆異然益多方試之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為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先生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先生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無得遂已者君安得獨無所見乎先生笑曰吾見數沙彌為祟耳諸僧相顧色動疑先生已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為祟邪先生笑曰非亡過諸師兄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吾豈親見吾儕為之但臆說耳先生曰吾雖非親見若非爾輩親為何以知吾之必有見邪寺僧因具言其情且嘆且謝曰吾儕實欲以此試君耳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至今寺僧猶傳其事天順壬午先生年十七以三禮投試邑中邑令奇其文後數日復特試之題下一揮而就令疑其偶遇宿構連三命題其應益捷因大奇賞謂曰吾子異日必大魁天下遠邇爭禮聘為弟子師提學松江張公時敏考校姚士以先生與木齋謝公為首並稱之曰二子皆當狀元及第福德不可量也方伯祁陽甯公良擇師於張公張曰但求舉業高等則如某某者皆可必欲學行兼優惟王某耳時先生甫踰弱冠甯親至

館舍講賓主禮請為其子師延至家湖湘之士翕然來從者以數十在祁居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諷誦其間不入城市者三年永士有陳姓者聞先生篤學特至梅莊請益間取所積書叩之先生皆默誦如流陳嘆曰昔聞五經笥今乃見之祁俗好妓飲先生峻絕之比告歸祁士以先生客居三年矣乃祕兩妓於水次因餞先生於亭上宿焉客散妓從祕中出先生呼舟不得撤門為桴而渡眾始嘆服其難始先生在梅莊嘗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幡節中導白土牛其後一人輿以從則方伯杜公謙也既覺先生以竹軒公岑太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為凶色心惡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甯生曰以絃占是夢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武辛金屬其色白春者一歲之首也世以狀元為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狀元歸第者京兆尹也其時杜公殆為京兆乎先生以親故遂力辭而歸舟過洞庭阻風君山祠下因入祠謁祝者迎問曰公豈王狀元邪先生曰何從知之祝者曰疇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薄暮有王狀元來吾以是知之先生異其言與梅莊之夢適相協因備紀其事自是先生連舉不利至成化庚子始以第二人發解明年辛丑果狀元及第杜公為京兆悉如其占云是歲授官翰林院修撰甲辰 廷試進士授彌封官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弘治改元與修憲廟寶錄充 經筵官己酉秩滿九載當遷聞竹軒疾即移病不出當道使人來趣親友亦交勸之且出遷官若凶聞果至不出未晚也先生曰親有疾已不能匍匐歸侍湯藥又逐逐奔走為遷官之圖須家信至幸而無恙出豈晚乎竟不出庚戌正月下旬竹軒之訃始

至號慟屢絕即日南奔葬竹軒於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時羣至先生晝夜哭其傍若無睹者久之益馴或傍廬卧人畜一不犯人以為異癸丑服滿陞右春坊右諭德充經筵講官嘗進勸學疏其略謂貴緝熙于光明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閒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亦有間歟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源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也上然其言御講日數丙辰三月持命為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四月以選正人端國本公卿會推為東宮輔導戊午三月又命兼東宮講讀眷賜日隆是歲奉命主順天府鄉試辛酉又奉命主應天鄉試壬戌陞翰林院學士從四品俸尋命教庶吉士魯鐸等繼又命與纂修大明會典踰年書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五月復命與編通鑑纂要六月陞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上以先生講釋明贍故特久任是歲冬命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還朝以岑太夫人年邁屢疏乞休以便色養不允尋陞禮部左侍郎明年武宗皇帝改元賊瑾用事呼吸成禍福士大夫奔走其門者如市先生獨不之顧時先生元子今封新建伯方為兵部主事上疏論瑾罪惡瑾大怒既逐新建復移怒於先生然瑾微時嘗從先生鄉人方正習書史備聞先生平日處家孝友忠信之詳心敬慕之先生蓋不知也瑾後知為先生怒稍解嘗語陰使人謂於先生有舊君一見可立躋相位先生不可瑾意漸拂丁卯陞南京吏部尚書瑾猶以舊故使人慰之曰不久將大召冀必往謝先生又不行瑾復大怒然先生乃無可加之罪

遂推尋禮部時舊事與先生無干者傳 旨令致仕先生聞 命忻然束裝而歸曰吾自此可
免於禍矣既而有以同年友事誣毀先生於 朝者人咸勸先生一白先生曰某吾同年友若
白之是我訐其友矣是焉能免我哉竟不辨後新建復官京師聞士夫之論具本奏辨先生聞
之即馳書止之曰是以為吾平生之大恥乎吾本無可恥今迺無故而攻發其友之陰私是反
為吾求一大恥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迺不復辨歷事 三朝惟 孝廟最知末年尤加
眷注屢因進講勸 上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 上皆虚心嘉納故事講官數人當直
者必先期演習至 上前猶或盤張失措先生未嘗豫習及進講又甚條暢一日 上已幸講
筵直講者忽風眩仆地眾皆惶遽共推先生代先生從容就案展卷敷析尤極整暇眾咸服其
器度內侍李廣者方貴幸嘗於 文華殿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諸學士
欲諱不敢言先生特誦說朗然開諷明切左右聞者皆縮頸吐舌而 上樂聞不厭明日罷講
命中官賜食中官密語先生云連日先生講書明白 聖心甚喜甚加眷念先生自慶知遇
益用剴切 上亦精勤彌勵詎意 孝廟升遐先生志未及行亦偃蹇而歸矣天道如斯嗚呼
悲夫先生氣質醇厚平生無矯言飾行仁恕坦直不立邊幅與人無畧寡大小待之如一談笑
言議由衷而發廣庭之論入對妻孥曾無兩語人有片善稱之不容口有急難來控者惻然若
身陷於溝穽忘已拯救之雖以此招謗取嫌亦不恤然於人有過惡亦直言規切不肯少回曲
以是往往反遭嫉忌然人亦知其實心無他則亦無有深怨之者先生才識宏達無所不可而